

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上)

武建华

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红旗防弹车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中方安全方面认为,尼克松来访,安全上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境内乘坐的中国提供的专机和防弹红旗车及车上安全人员。这既关乎在中国的主权,又是确保安全的重要环节。中方安全方面准备了与对方作艰苦的谈判、协商。

1972年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美方先遣队阵容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的,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在双方的谈判中不时发生一些分歧。但是再困难,韩叙总是想方设法完成周总理的意图。在谈判交通问题时,中方坚持尼克松在中国境内必须乘坐中国的飞机以及中国提供的防弹红旗车;而美方坚持总统要全程乘坐他们的“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美方还要求中方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他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

韩叙是个稳重的外交家,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工作作风深受周恩来的影响。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而又在不经意中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不必担心安全。座车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这次中美高层会晤相当重视。为了接待首次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中央成立了接待组。成员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总的负责由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等。接待组下设礼宾、安全、住房、新闻、电视、通信等几个分组。中央办公厅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8341部队政委、副政委、副团长的杨德中、武建华、郭吉成三人,带领一批主管警卫、服务、医疗、通信、汽车驾驶等方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这次接待任务。杨德中负责全面工作安排;郭吉成主要负责飞机场及各参观点等处的警戒工作;武建华主要负责尼克松的近身警卫。(本文选自《世纪》2013年第4期)

和车上警卫也必须由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在这之后,周总理又指示用国产的红旗轿车作为尼克松来访的元首座车,要确保交通安全。为了万无一失,总理在临近尼克松访华前亲自试坐。因为在试坐时发现了两个小毛病,后经中央警卫局与一机部驻在北京的车辆维修小组检修后才放心使用。此次谈判,中方也做了一些妥协。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中方参加谈判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中国还没有喷气式大型客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仅是苏制伊尔-18的

螺旋桨飞机。当时美方保安(特工)人员都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美方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您提出的并要坚持的,您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您提出的要求您不能接受,您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中美双方安全人员沟通安保细节

在黑格之后,到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先遣工作的,是美国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尔逊·利文古德一行,他们到北京了解安全部署的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和国家安全部门沟通。

利文古德等来华,在中方警卫负责人的陪同下,看了尼克松访华时将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将参观的长城八达岭等景点,备用的医院以及举行宴会、晚会的场所,听了中方对尼克松访华时安全工作的介绍,美方表示很满意。

1972年2月8日上午,双方就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一人,中为张玉凤

一些未决问题再进行协商。

利文古德告诉中方,和总统一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安全人员保持6个人,分住18号楼和6号楼,有罗伯特·泰勒、他本人及4个值班人员。其余20个安全人员住在民族饭店,但需中方提供车辆接送他们轮流换班。

杨德中说:中方同意美方少量安全人员住钓鱼台国宾馆,其安全人员轮换值班中方可提供车辆。

利文古德说: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是尼克松身边的安全主管,尼随时要找他,希望在尼活动安排泰勒靠总统近一些。按他的设想尼外出活动时,把尼的后卫放在尼夫人的车前。他还询问访问期间住地及外出活动时,是否有救护车跟随。

杨德中表示:泰勒及尼克松身边人员,如美方随身医生等,在尼外出活动时可坐尼的后卫车(注:后经报告周恩来总理同意,泰勒坐在主车二排副座)。到达现场在可能的情况下,中方将尽量安排他们在距尼较近的位置。后卫车是否放在夫人车的前面,得与礼宾方面商量,但估计没什么问题。尼住地和外出时,都

有救护车跟随。

美方问每逢外出,是否派员打前站,双方的前站人员如何配合?利文古德说他们的前站人员到现场不是到处转,到处检查,而是在现场的进出口或停车点等待总统并协助中方管理美方的记者。

武建华表示:所有的参观点,中方都做了详细安全检查,尼外出活动前一般都有前站工作,前站人员何时到达,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也有些活动地点不需前站,如人民大会堂等处。

“我们有个排除爆炸物的小组,中国方面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协同我们工作?”利文古德又问,“尼克松总统外出时,我们要使用步探机与所有安全人员随时取得联系。”

杨德中指出:凡尼克松总统访问到达的场所,都已反复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将予严格控制,不会发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总统去的沿途路线,我方已有安全检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们还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外出时,你们使用公开的通信器材进行联系,不利于安全,我们不采用这种办法,希望你们也尽量不用或少用步探机。

利文古德听了,连忙摆手示意说:“人民大会堂等处不必检查,沿途路线也不去检查,我们只是在总统住地宾馆的房间进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检查,请中国方面有人带领协助进行。”

中方随即表示:“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在住地房间进行检查,悉听尊便。”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邬达克有幸降临在一个生财有道的父亲所建造的豪宅里,而不是降临在奥匈帝国的某一个为生计而苦苦挣扎的农民的家里。在这幢豪宅中,除了邬达克以外,还有他的弟弟、他的三个姐妹。

童年时,邬达克便表现出对绘画的高度兴趣,可以据此判断他与生俱来的天赋。邬达克脑膜中的定然是奥匈帝国时期的种种建筑,这些建筑对后来成为建筑设计师的邬达克产生了最初的空间感。资料显示,9岁那年,邬达克已去他父亲的建筑工地打上一份零工,9岁,这有点不可理解;12岁那年,他竟然成为父亲建筑公司的一名签约雇员,12岁,这有点不可思议。当邬达克踏入大学门槛时,他的怀里因此已经装着木匠、石匠加泥水匠这三张证书,一切都拜他父亲所赐,同时,这也是一个未来杰出的建筑设计师的最初暗示。

1914年,邬达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学习成绩的突出让他得以获得前住意大利游学的奖学金。他要看看那个伟大的圣马可广场、圣彼得大教堂、圣卡罗喷泉教堂,他要更多地看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或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在意大利土地上收获的那些伟大的建筑文化遗产,他定要将所有这些做一个继承,定然要在奥匈帝国的土地上经他之手而创建出一些不同凡响的空间!但历史,其时还没有选择让邬达克担当一名建筑设计师,更不要说一名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了,暂时地,邬达克还无法将他在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所学的东西加以施展,更不要说尽情发挥了。

这个时候的欧洲大陆,正前进到了一个致命的交叉路口。1914年6月28日上午9点整,匈牙利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17岁的普林西普开枪杀死。塞尔维亚青年的极端举动,一下子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根导火线点燃了。由此,邬达克不得不搁置了成为建筑设计师的念想而作为奥匈帝国的一名新兵被征召进匈牙利第一国防炮兵团。接着,他又被转移到拜斯特采巴尼亚的第十六国防步兵兵团。邬达克后来回忆道:“在我即将完成预备军官训练前不久,我受命调到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Miskolc),1914年12月30日,我在那里通过了预备军官的考试。”

20.方案博弈

经过两天国宾的接待,华贵大酒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案件排查,责任的认定,管理的强化工作还很艰巨,酒店的日常工作仍需有条不紊地进行。

从福建厦门传来好消息,郑汉名的助手和那个台湾青年,已被边防海上缉私警察抓获,“元青花瓶”已经缴获,可惜的是那只花瓶已被罪犯砸碎。经过厦门博物馆文物专家对碎片的认真鉴定,被盗的瓷瓶只是一具现代仿冒工艺品。这样问题又来了,国家一级文物“元青花瓶”的真在哪里呢?案情重大,情况紧急,需要专案组快速地排查了。经过查实,同“元青花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员,除文管会鉴定专家外,酒店的工作人员有:存储库保管员、送鉴定时的随行人员、出库交接人员,还有一位就是鉴定时在场的韩根宝。专案组经过个别谈话、互相证明、测谎审查等必要的工作,再对案件展开分析后认为:首先应当排除的是文管会鉴定专家,他们的品格是专业工作本来就具备的,而且经过长年累月的资格认定,如果连他们都怀疑,那东海市就不存在历史博物馆的真品文物了。其次应该排除的是鉴定随行人员和出库交接人员,因为他们都不是单独行动,没有作案的条件。存储库保管员也不能单独打开库门,需要两把钥匙才能开启,另外一把放在保卫部。又是浓雾弥漫,下一步怎么办?看来非让破案高手副总队长金伟刚来解决不可,同时把韩根宝迅速召回,配合案件调查。总队一个电话打通北京,得到对方同意,提前让参加武警培训工作的金伟刚和韩根宝赶回东海。考虑到保密工作的需要,总队没有告知案情的具体情况。

两人抵达东海,很快被接到华贵大酒店。金伟刚了解案件的一些情况后,沉湎于迁思回虑中。韩根宝在与专案组谈话时,得知案情与“元青花瓶”有关,只得交代:真的“元青花瓶”,现在仍然存放在文管会保密仓库里,那被盗的仿制品,是他事先从古玩市场淘来的,与通过鉴定的真品文物进行了调换处理……专案组经过同文管会的核实,得知国家一级文物“元青花瓶”安然无恙的消息,大家才如

释重负,破案工作也随即宣告结束。大家对韩根宝这种特别的举动非常敬佩,认为他是保护国家文物的功臣,这简直是“胜败论英雄”。对于韩根宝不请示汇报,连同文管会专家上演的这出“调包计”,不但外界没有提出任何质疑,而且有人居然提出要重奖。

这次案件的发生,周松明没有受到多大打击,但集团领导层中对他存在不同的评价。以马总裁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周松明改造和升级监控系统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如果不是

他第一个发出警报,案件处理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会给罪犯出逃境外提供充裕的时间。同时他的工作,对整个集团的监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副总裁施金祥的一方则认为:案件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保卫措施有漏洞造成的,周松明有相应的责任。这种观点当然也给周松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是他不是患得患失的人,事后总结中他也承认,酒店管理确实没有抓到实处,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需要立即整改。

黄玄兴本想在案件中捞些好处,而且还盘算着拔取头筹,顶上陆方平总经理的位置,但案件快速了结,让他一阵梦黄粱,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几天的闹腾,就借口动迁工作忙,不来酒店了。他压根都没有为自己引狼入室、推波助澜的行为而内疚过。

华贵大酒店的两份扩建方案,经主管何副市长一并批示,要旅游局与规划局抓紧时间拿出评审意见。两局分别进行实地考察,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得出两种不同的意见:旅游局基本上赞同周松明“区域石库门整体改造”建议,认为这是对保卫地方优秀建筑,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展现东海城市特色,拓展旅游资源的一个好建议。规划局坚持认同黄玄兴的“建造新楼”的建议,认为这样才能使新老楼实现配套,不影响市中心建筑的整体风格。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决定成立由一些著名专家加上对口机关的负责人组成的调研决策组,参考国外优秀的案例,综合各种要素的利弊,进行数据测算对比,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最后通过无记名投票,决出华贵大酒店扩建的最终方案。

石库门酒店

范湖龙

